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14 1940

3

T5781/2186(3)

歷科廷試狀元策卷之三

己丑狀元 濟國 焦竑 編集
曙谷 吳道南 校正

國朝甲戌狀元 芝山 胡任輿 增訂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辛巳科正德十六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人君臨御天下必慎厥初而爲其臣者亦未嘗不以慎初之說告之蓋國家之治忽君子小人之進退世道之否泰其機皆繫於此誠不可以不慎也然觀之詩書所載則亦不能無疑焉舜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而顯禋望徧之並舉觀天交神庶政固在所先矣異時月正元日格於文祖詢四岳闢四門明目達聰惟恐或後且進十二牧而歷咨之豈聽言用人又在所急歟太甲元祀祗見厥祖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於王是天下之政無

大於法祖宗矣高宗恭默思道傅說告之尤惓惓遜志時敏之務典學亦豈容緩與成王即位周公作無逸舉三宗以勸之惟以畏天愛民爲主訪落一詩乃又以盡下情守家法爲說立政一書又以三宅三俊爲不可忽終之無誤庶獄爲重意固各有在歟抑又有可疑者禹受命於神宗不旋踵會群后誓師征苗康王率循天下人臣進戒首以張皇六師爲言他務未遑顧以兵事先之何歟若乃禹祗承於帝有精一執中之傳湯黜夏命有克綏厥猷之任武王勝殷訪洪範於箕子說跲授丹書於尚父且退而凡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有銘則又萬世道學淵源所自未可以尋常政事目之也然則人君慎初之道果孰有外於是歟漢唐宋以來其君臣之間益無足與於斯者然一代之治功論議亦不可泯觀夫求端于天之策治審所尚之疏尚德緩刑之言湯滌煩苛之奏與夫先天要說之十事奉天罪己之一詔元祐修德爲治之十要淳熙讀始自新之十目皆于初政深致意焉其與十漸之慮五始之義三卿序進授策之戒指歸所在其果無大相遠歟夫人事有本末物理有始終王道之設施固有先後端本所以治末謹始所以圖終施之宜先則不可以少後皆治體所關甚大不可以苟焉者何衆說不能以皆一歟朕奉

天明命嗣承

祖宗大統臨御以來釐庶政委任舊臣凡夫敬

天法

祖修德勤政求賢納諫講學窮理節財愛民諸事惟日孜孜次舉

累行取無逸中嘉靖殷邦之一語建元紀元方將體元居正

以求儷美詩書所稱帝王興明之治特進爾多士于是咨以
慎初之道爾多士其尚酌古準今稽經討史明本末之長者
先後之序悉意數陳用輔庶績新之意

臣楊維聰

臣對曰聞帝王之御天下也有治法有心法酌其因革制其
緩急足以周天下之務立天下之綱是謂治法根于躬行原
于心得使其出之而有本運之而不窮是謂心法治法不善
則施爲注措之間乖謬舛錯必無以成治苟治法善矣心法
或未端焉則科條雖具品式雖詳亦彌文粉飾而未必徵之
實事勉強一時而不能持于悠久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故心
法存于內以爲之本治法施于外以爲之用本端而末治體
立而用行斯爲治不易之常道也見人君臨御之初天命眷

顧方新人心嚮望方切治忽否泰之機皆此焉繫所以慎其
初而圖其終者可不加之意耶是故得心法而舉治法三代
以上之所以善治也心法不純而治法亦有所未備三代以
下之所以治不古若也然則
今日慎初之道奚有外于是二法哉欽惟
皇帝陛下膺哲天挺
仁孝成性濟藩邸之時已繫元元之望一旦
龍飛虎變御極當天宵旰孜孜勵精圖治任賢舊之臣登賢
之獎天下之人莫不延頸暴露觀敦德風恩見德化之成
以草茅首蒙
賜對雖至愚陋不足仰承
休德而喜慶之深敢不掇拾舊聞對揚

清問之禹一臣惟人君之治天下有機焉識治務者要其機以爲之則力不勞而功可成所謂機者初是也蓋臨御之初迄惡未著雖有邪佞之臣卒然不敢售其奸惟左右觀望有隙焉即投以所好人君惟好之欲也于是溺其所可樂忘其所可懼而後得以肆其下之事將遂僨焉以至于不可爲誠自其初謹之不墮于小人之計小人亦洗心滌慮唯正之趨矣是故識其機者慎其初不慎其初不識其機也識其機則國家由之而治君子由之而進世道由之而泰不識其機則治者忽進者退泰者否矣其關係豈小小哉太甲初嗣位伊尹告曰今王嗣厥德罔不仕初成王初營洛召公告王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人自古人君臨御天下率以慎初爲事臣之賢者亦未嘗不以慎初之說告之也臣請稽經

訂史用

聖制所及若條陳之舜攝位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而觀天之道盡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而交神之禮舉及其即位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務進賢以決壅蔽之患且進十二牧而歷以五事咨之務用人以賴輔理之益伊尹作伊訓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太甲蓋逆知其欲敗度縱敗禮顛覆湯之典刑故以法祖爲說高宗以交修命傅說說告之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則以君德既修然後大臣可舉其職也周公作無逸以訓成王舉殷中宗高宗祖甲畏天愛民之事欲其知小人之依以爲祈天永命之本成王朝廟聽政思先人顧託之重乃作訪落一詩延羣臣以盡下情率昭考以守家法立政一書周公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始以

宅後爲不可忽而終之以無誤庶獄爲重便王允知刑獄之
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以已誤之也若夫吾受命
宗不旋踵會群后誓師征苗康王率循天下召公進戒言以
張皇六師爲言似若忽內而重外者然聖人之治固不因外
以廢內亦不因內而遺外有苗弗率民棄不保禹承舜命安
得不征之然班師旅旅誕敷文德卒格于平猶爾之化周
至康王三葉矣承平既久玩愒隨之老臣愛君得不以張皇
六師爲戒且張皇云者亦國之常政軍伍藏于井甸陳法講
于蒐獮巡邊四征寓于巡狩會同徵軍實閱器械嚴紀律而
已非若後世守文者以兵爲諱喜功者則又窮兵黷武之爲
也夫三代以上之君臨御之初莫不急所先務其治法可謂
舉矣至其心法之所存則尤致意焉是故又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禹之祗承于帝皇惟皇上帝降衷于
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湯之自任于已也武王之始克
商也訪洪範于箕子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
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
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
威用六極其始踐阼也入訪冊書于太公曰敬勝怠者吉怠
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几席觴豆刀劒戶
牖莫不有銘夫武王之皇極敬勝義即成湯之綏猷即禹之
中心法之相傳精神之相契有以開萬世道學之淵源立政
非此無以爲立之之本事非此無以爲事之之要稽初之
道莫有先于此者可以孝當致事目之說自是而後者漢者
唐者宋不足與于斯矣爲此之習者不事詩書修玄黙之

德者崇尚黃老投戈講藝息馬論道矣溺心圖籍之說生
三老兄事五更矣尊孟董句之習以至戲精經術而闔門
德禮德文儒而聲色荒心曰心無邪曲顧任智術以成功曰
重道崇儒至指道學以為黨心法之傳寥寥未有聞也故其
為治法也或駁焉而不純或行焉而有所不盡然當時群臣
之論議則深有可取者董仲舒對策于武帝之初曰王者求
端于天欲人君任德不任刑匡衡上疏于元帝之初曰治天
下者審所尚欲朝廷崇礼而敦讓宣帝刑名繩下路溫舒以
尚德緩刑勸之章帝承永平後陳寵以蕩滌煩苛勸之漢之
臣致意于新政者如此惜乎其君無能以行之也玄宗開元
之初姚崇以十事要說曰政先仁恕曰不倖邊功曰法行自
近曰宦豎不與政曰罷賦外之征曰戚屬不任臺省曰大臣
接之以禮曰群臣得犯忌諱曰絕營造曰推鑒戒德宗奉承
之難陸贄勸下罪己之詔曰天譴于上而朕不寧人怨于上
而朕不知痛心靦面罪實在予使狂瞽悖卒聞之無不感激
揮涕唐之臣致意于新政者如此惜乎其君行之而不盡也
呂公著當哲宗之初嘗上十事于朝則畏天也愛民也修身
也講學也任賢也納諫也薄斂也省刑也去奢也無逸也宋
熹當光宗之初擬上十目于朝則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
遠便佞以近忠直抑私恩以伸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
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体統振綱紀以勵風俗節財用以
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宋之臣致意于新政者如此惜乎
元祐行之而不終淳熙擬之而未上故當時之治卒莫能底
于善也由諸臣之建白觀之雖言人以殊其視于漢五始三

卿序進授策之戒指歸所在亦無大相遠者蓋[illegible]之
慮以太宗初寡欲而今志駿馬初護民而今用民力初發已
而今縱欲初親賢而今遠好初賤異物而今進難得初求士
而今任好惡初絕田獵而今事馳騁初達群情而今多聞過
初求治而今時勢初禦寇而今勞弊所以慮不克終也五始
之義則春秋之史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者以元者氣之
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
一國之始荀況所謂三卿序進授策則天子即位上卿進除
患爲福之戒而授一策中卿進慮事慮患之戒而授二策下
卿進敬戒無怠之戒而授三策所以欲人君謹于始也蓋與
諸臣之所建謹始圖終者一矣夷考上下數千年間君臣圖
治之說既有所謂心法又有所謂治法而其爲治法之說又

或天或祖或君或民或內或外或彼或此棼然其不能齊何
也天下之理固有大分而于其中又各自有界限必析之有
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故以心法
對治法言之心法大事之本也物理之始也又于治法之中
以事之大且急者對事之小且緩者言之大且急者人事之
本也物理之始也君人者欲端本以治末謹始以圖終其發
端之序心法固所當先而治法之大且急者亦奚容以或後
聖君賢臣唯有見于此故說中繩猷洪範舟書與夫典學之
說修身講學之說正心齊家之說直指乎心法之源而其他
敘事之說亦就治法之中因其時之所宜據其勢之所至原
其理之所在指其大且急者言之也又奚必其詞之同哉直

陛下踐阼之初貴成輔臣奬納臺諫凡弊政之所當革者皆之
不盡凡舊章之所當遵者遵之無不篤其于敬
天法
祖修德勤政求賢納諫講學窮理節財愛民諸事固次第舉行之
矣勵精之實發于
即位之一詔中興之志著于嘉靖之紀元凡在覆載之間稍有血
氣之屬莫不以啟宗周宣爲望乃猶不自滿假于
聖側之終日方將体元居正以求儷美詩書所稱帝王聖明之治
而欲臣等忠意敷陳以輔維新之化即此觀之臣有以知
陛下必爲啟宗周宣無疑矣臣之所以爲獻者亦惟願不失此機
而已何則數年以來法度廢弛天下之事已極于弊
陛下一起而新之百官承德者日奮人心望治者方切此祈天永
命之時可以有爲之會也乘此機以爲之矢去川決殆無
者在
陛下加之意而已近世人君孰無願治之心然或卒不遂焉豈皆
力之不足亦其初之不謹也
陛下欲求慎初之道則心法治法烏可不加意哉是故精察一守
以執中肇修人紀以綴歲遲志時敏以興學建皇極以序九
疇戒怠欲之勝敬義正心以修身修身以齊家則心法得之
矣克謹天戒以畏天監于成憲以法祖親賢遠姦以致治學
朝晏罷以勤政明揚側陋以求賢虛懷受言以納諫節財以
制國用愛民以固邦本慎刑憲以恤人寃詰戎兵以防邊塞
則治法得之矣有心法以爲治法之本有治法以爲心法之
用本末不差先後有序而謂美不備于詩書治不登于唐虞

豈理也哉慎初之道如是而已雖然非初之難而終之難也
陛下以慎初爲問臣既陳之矣至于圖終之說臣敢復爲
陛下言之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之行也一日一周而
明日又已周未有一時之息健故也惟其健也故四時萬物
皆得順其序遂其生使君子自強之健于天少不似焉則終
成而復壞未久而已息何以成其治哉然所謂健治者非止
氣之謂又以心爲之本
陛下誠求之心目御
經筵講求至理以學養此心整齊嚴肅主一無適以敬存此心
延見公輔親近儒臣隨時便殿時被顧問以君子維持此心則
聖心湛然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其健即乾矣又何不終之
足慮哉伏惟

陛下深留聖意以無失今日之機以無負今日之望以無忝今日
改元之意則生民幸甚
宗社幸甚臣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癸未科嘉靖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欲成天下之治必順時揆事創制立法以盡天下之務顧世有升降而政之因革隨之唐虞三代所以致雍熙泰和之盛卓然可爲萬世法程者具載諸經姑舉其大者論之如定禮樂明律曆疆理宇內設立庶官分田制賦興學養士與夫選舉考課之法典戎刑罰之制具建立有本推行有序可歷指其實而言之歟後之稱善治者曰漢曰唐曰宋其創業守成亦多英君誼辟而考其治功所就終不及于古何歟豈致理之道固不專恃于法制歟先儒之論有曰善爲治者必先有綱紀以持之于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于下信斯言也則君臣之間轉移振作宜莫急于此者三代而上無容議已自漢以來綱紀之壞風俗之淳漓亦有可

言者歟抑斯二者相因而成又豈無所自歟御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創建宏規
太宗文皇帝申靖家邦纂述大統
列聖相承暨于
成憲益隆不替百五十餘年道洽政治蓋幾古帝王之盛朕嗣
祖宗鴻業抗臨億兆夙夜祗畏圖新治理而績效未臻和氣未應
其故果安在歟夫事必稽諸古而後有以驗夫因革之宜治
必端其本而後可以不紊夫先後之序此固君天下者所當
知也茲朕欲勵精有爲期于化行俗美紹復我
祖宗之舊以上追隆古之治如之何而可予諸生皆學古通今明
于王道宜有以佐朕之不逮者其各殫心以對毋泛毋略朕
將采而用之

設立庶官以代天任事分田制賦以足國裕民興學養士以
惇化善俗選舉以興賢能考課以計吏治兵戎以禦外侮刑
罰以詰姦慝是皆治具之大所當修舉焉者雖世有升降政
有因革未有舍此而能圖治者也然禮樂教化由心而發興
章文物由心而著家齊國治天下平由心而推人君一心寔
建立法制之一而推行之序必自此始焉先儒朱熹嘗論蓋
爲治者必先有綱紀以特之于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于下
又謂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乖
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蓋所謂綱紀者是辨賢否以
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所謂風俗者必使人皆
知善之可慕而是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君臣之間
苟知轉移振舉之機莫急于此宰執東待而不敢失望諫官

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于上而照臨之則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將見法制以綱紀之立而無頹墮廢弛之虞風俗以法制之行而無偷薄頑獷之習本末兼舉上下相因而天下之治于是乎成矣顧其張弛醇雜皆本于君心之能正與否此則治要之大尤當致意焉者又豈專恃乎法制哉臣伏讀

聖制蓋已深察乎此臣請以經之所載爲

陛下陳之夫禮樂之爲用大矣在唐虞則燔祡以修五禮興樂以諧八音在三代則大宗伯掌五禮以防民僞大司樂掌六樂以防民情蓋建諸天地而同節同和者也律曆之所關重矣在唐虞則在璣衡以齊七政考鑒而以察治忽在三代則五紀用序而時以定五音始備而聲以和蓋協于陰陽而至精

臣對臣聞善治天下者固在乎立大法以爲致治之具尤貴乎端大本以爲出治之要何謂大法經綸政務之道康濟民物之方是也何謂大本人主一心所以宰政務而御民物者是也無是法則雖有願治之心而因革常患于失宜無是心則雖有圖治之迹而先後常病于無序如是而欲綱紀之正風俗之厚治功之善得乎故心所以宰制乎法而法所以推行其心法者治之具而心者治之要也得其要者固不可不求其具得其具者尤不可不先其要古之善治天下者無他焉亦惟循用此道而已矣後世之所以不古若者豈非徒恃乎法制以爲治具而未能先正其本原以爲治要歟欽惟

皇帝陛下以剛健純粹之資高明光大之學

入紹大統光濟前休啓中興之令圖謨太平之昌運嘉靖天下以綱紀風俗爲慮進臣等于

廷而

賜之清問所謂知出天下而聽于至愚歲加四海而屆于匹夫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者也顧以臣之謭陋不足以贊

廟謨裨國論然而一得之愚亦安敢不爲

陛下效之乎臣惟人君膺天眷之隆而爲民生之主固不能舍法以圖治亦不專恃法以爲治蓋四海至廣兆民至衆苟無法以維持之則何以一其心志而使之各循其理何以息其爭奪而使之各安其分故自古帝王欽一天下之治必順時揆事創制立法以盡天下之務而定爲一代之規如禮以正名分樂以格神人律以和聲音以授時疆理宇內以柔遠能邇

至密者也封山濬川而五服九州之險易界限不紊此其述也詢咨岳牧而又分命九官以時亮天工訓迪公孤而又分命六卿以率屬倡牧此其設立庶官載諸舜典周官者可稽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唐虞之田賦也貢夏殷助周則又而用之大學上庠小學下庠此唐虞之學校也夏校殷序周則兼而舉之其選舉也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在于唐虞者如此而夏官所謂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人奠食者亦三代之常制也其考課也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在于唐虞者如此而天官所謂宰夫受日考小宰受月考大宰受歲考三歲則大計吏治而誅賞之者亦三代之盛典也以言其兵比閭族黨即伍兩軍旅之師蒐苗獮狩皆征伐擊刺之術

茲非兵制之善者乎以言乎刑則皋陶爲士能體天欽恤之仁
呂刑有誥猶存夫敬慎之意今人非刑罰之善者乎斯蓋帝王
之治法真足以爲萬世之法程者也然而數聖人者皆得夫
建立之本而不紊于推行之序精一執中堯舜禹蓋以心法
而相授是以任賢去邪罔惑于疑貳命德討罪允協于明威
其綱紀在上者無不張矣當是之時黎民於變而萬邦咸寧
臣庶協中而四方風動其致雍熙泰和之盛豈不宜哉建中
建極商湯周武蓋以心法而相傳是以懋官懋賞必論其功
德而私讒不得以苟容三宅三俊必任夫吉士而憸壬不得
以相間其綱紀在上者無不張矣當是之時商邑周協而四
方徧德時罔不變而允孚大猷具致雍熙泰和之盛豈不宜
哉三代而下雖有願治之君而于爲治之法或未能畢舉雖
有爲治之法而于出治之本或未能深探其治之不古若有
由然矣在漢則創業如高帝中興如光武恭儉如孝文雄畧
如孝武綜核如孝宣明察如明帝寬厚如章皆一代之賢君也
用叔通之綿蕞歌唐山之樂章考落下閎之筭法參司馬遷
之律書建立郡國而統之以十三部官分中外而列之以十
六等輕徭薄賦而賜民田租臨雍拜老而諸儒問難興廉舉
孝則見于元朔之詔考試功能則揔于丞相之課郡國有材
官之設京師有南北之屯而內外足以相制次律令以示畫
一除肉刑以全民生而仁恩足以勝殘其法制亦云備矣在
唐則文武兼資有如文皇初政勵精有如玄宗劉明累斷有
如憲宗皆一代之賢君也新唐修于房玄齡雅樂定于祖孝
孫清蕃作于開元曆法修于張說圖山川之形便而分道立

州倣六卿之率屬而限官任六卿分世業而井田之制尚存
大名名儒而弘文之館肇立選人之途有四而主以三銓之
法考功之善有四而差以九等之制建府立衛則假鄉遂之
師矜刑慎獄則謹覆奏之令兵法制亦云備矣在宋則仁孝
豁達有如藝祖克篤前烈有如太宗忠厚惻怛有如仁宗皆
一代之賢君也有禮圖纂修義出頒書有平晉大安諸樂和峴論
鍾律而胡瑗范鎮之說迭興司天修曆法而觀天紀元之名
繼作建官始于乾德而元豐則又新之分路始于太宗而神
宗則又增之履畝制稅而限于下之田興學育材而崇蘇湖
之教踵唐規以銓試而益以經義令經義之條設磨勘以遞迁
而主以審官考課之院設禁衛列廂兵以隸諸州
而軍刑亦詳頒卹刑詔于天
宜審刑院于禁中而刑獄不

濫其法制亦云備矣夫法制雖備而世主無正心之學不涉
詩書專尚黃老習于刑名惑于符讖而七制之心術已荒首
授浮屠行賂人倫眈于聲色溺于佛骨而三宗之心術已壞
陳橋啓祚金匱渝盟或矯誣不明或剛斷不足而宋世人主
之心術亦未有能自正者是以當時之治賞者未必有功而
罰者未必有罪上者未必皆賢而下者未必皆不肖舉其大
者言之如疎賈誼而親鄧通外汲黯而內平津王吉謝病而
恭顯用事韓歆被譴而子密受封漢之綱紀豈能盡正哉信
不能保魏徵之直而許敬宗得以列于朝明不能燭林甫之
姦而張九齡無以安其位李絳與吐突承璀而並進裴度並
皇甫鎛而兼收唐之綱紀豈能盡正哉寶儀以宿儒受知而
盧多遜之憸邪則弗之覺柴禹錫以上賓見用而王禹偁之

抗言則弗之容歐陽修論朋黨而無益于去留范仲淹辨
停而不勝其譏謗宋之綱紀又豈能盡正哉夫上下之分有
定而賞罰之施未公則法制何自而立風俗何自而厚
西漢之風俗雖曰以經術爲尚然觀德色詩書之家固多逃
賊之奏則所謂薄惡者亦有之矣東漢之風俗雖曰以節義
爲尚然觀朱穆崇厚之說潛夫浮侈之篇則所謂流蕩者
有之矣唐人尚詞章此風俗之近浮者也觀正俗之風典
行之傳而有以知唐世之多僻宋人尚理學此風俗之近古
者也觀明禁之文與閥俗之論而有以知宋俗之不淳上無
綱紀以待之下無風俗以驅之故漢之治效蓄積歲增戶口
蕃息禁網踈濶刑罰大省可以言治矣而不免有雜霸之弊
唐之治效斗米三錢牛馬被野民物阜繁四夷降附可以言
治矣而不免有雜夷之弊宋之治效刑以不殺爲威財以不
蓄爲富兵以不用爲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爲賢可以言治矣
而不免有武畧不競之弊失其本原而徒恃法制果可以爲
治哉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創建宏規
太宗文皇帝中靖家邦纂述大統
列聖相承孟隆不替道配帝王而治超近古豈無道以發之哉
嘗莊誦
太祖高皇帝之聖訓矣如曰人主平心治化之本存于中者無
舜之心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決不可得也又曰法度綱
紀當在更張使綱紀正而條目舉其要在明禮義正人心厚
風俗以爲之本大哉

王言一出
王心而又持之以敬
天愛民之誠勵之以求賢勤政之志究心于洪範之學垂憲
義之書故能闢色鴻業損益百王如命牛諒制禮命陶凱定
樂而中和之用著正苟元之聲頒大統之曆而陰陽之候
內設京畿外列藩省而疆理有方首明職掌次辨禮儀而官
規有叙差土田之高下以定賦稅而酌輕重之宜立府縣之
學校以明彝倫而廣絃誦之化以經術取士而選舉精以年
資叙遷而考課實以五府治軍而揔于本兵則兵政有統以
六律論刑而參以
大誥則吏治不苟信所謂端其大本而立其大法矣則其復古
王之治而顧漢唐宋于下風者端有自哉是以綱紀正而風
俗厚法制舉而治化隆百五十餘年于茲然成者易毀盈者
必溢加以正德以來權姦蠱惑而法令滋章
陛下應期而興適承其後此正
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
心去就離合之時臣謂
聖祖在天之靈不能無望于
陛下之大有為也昔者
踐祚之初
改元一詔萬化俱新如徵耆舊以表名德登才俊以興事功容
直諫以開言路斥佞倖以敦士習誅姦逆以昭邦憲褒忠直
以勵世風蠲逋負以甦疲瘵洗煩苛以釋冤滯剔蠹弊以儲
貨財清冒濫以惜名器滌瑕以德消沴以和改紀其政而

紀振于上申訓其人而風俗移于下由是海隅蒼生莫不翔首以望太平傾心以觀至化正如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晦忽開則明雷霆久蟄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豈非臣民之一快哉以

陛下功烈之盛化理之隆雖商宗周宣何以遠過然邊陲戒嚴而盜賊竊發乾象失度而災異頻仍績效未臻和氣未應信有如陛下所慮者雖修省之詔屢下而消弭之效未聞

陛下豈得晏然而已乎臣愚以爲事必稽古所以立法也所謂禮樂律曆之類皆法之所寓也

陛下誠能以稽古爲今遠宗帝王近法

祖宗則典章經制因革適宜大法可立而治具彰矣治必端本所以正心所謂綱紀風俗之施皆心之所推也

陛下誠能以端本爲先委任大臣聽用臺諫則綱紀風俗先從有序大本既端而治要舉矣夫如是則大化神明而鴻恩博洽績效何患于弗臻日月貞明而雨暘時若和氣何患于弗應

陛下求治之心不至是而有慰者乎抑臣猶有說焉蓋天下之治統于人主之心而人主之心天下之所共賴者也心存于正則事無不正而天下蒙其福心蔽于邪則事無不邪而天下與其憂

陛下知所以正心矣臣特慮夫操存之甚雜而察識之未至耳何者一心之微攻之者衆大官備王食之奉九御儼紫庭之列繁聲或足以悅耳采色或足以娛目嬖倖或希意以逢迎邪私或乘間而浸潤寶玉遠物或以開貢獻之門玩以細娛或以肇盤遊之端一朝之晚起或以貽晏安之漸一言之輕信

或以來諂佞之媒一事之乘快命令之所由輕一恩之濫施
僥倖之所由啓凡此數者皆足以害治者也倘少惑焉臣恐
聖心虛明而靜一有不得如前日者矣臣願
陛下戒之慎之深維前事之鑒永爲克終之圖涵養善端培植治
本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持之者必嚴紛華淫蕩之中而所
以鎮之者必固愛憎易狥之情而所以審之者必力其美可
悅之言而所以防之者必深以聖人之訓爲當從以先王之
治爲可法揔天下之智以助聰明而于視聽無所蔽順天下
之心以施號令而于取舍無所私朝夕夢寐有四海蒼生之憂
宵旰經營存萬年
宗社之慮如此則本原之地日益澄澈是以帝王之道而圖帝王
之功以

祖宗之法而守
祖宗之業綱紀常張而不弛風俗常悖而不薄大法無不修而大
本無不端績效無不臻而氣無不應天下仰之萬世誦之
陛下致此無難而實臣愚之所願者也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丙戌科 嘉靖五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昔言治道者有二曰王曰伯三代而上純王之治也卓乎不可尚矣論者乃謂三皇以道五帝以德三王以功五伯以力又謂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伯果若是殊乎其所謂道德功力亦有可指言者乎自是而後惟漢唐宋歷世最久號稱至治其間英君誼辟固有專務以德化民而致刑措之效力行仁義而成貞觀之盛至誠恭儉而收慶曆之治蓋于王道皆若有庶幾焉由今觀之其施之當時而見諸政事者果道歟德歟抑功力歟亦有可述者歟議者又言漢三而未足唐猶夫漢也然則宋固可知矣豈世道愈降而先王之道卒不可復歟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

太宗文皇帝安內攘外
列聖相承益隆繼述莫
以來亦既成純王
大統夙夜孳孳亦惟帝
祖宗之法是遵是守夫
閭閻之間衣食蓋一
其說遇也而流風
之家不免子僭侈
子之流離備御之
竭夫統体紀綱人
之急務也信如
哉夫上有願治之
不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臣五士鑑
之化矣朕嗣承
工之道
何承平日久人心宴安固當勸農桑矣而
困饑武備矣而輩歎之下營伍不充士病
相高顧傷于太激俗惡其奢靡也而守禮
師旨之政何歲不講一遇水旱至坐視赤
不無時或忘一有邊警輒告稱兵糧之耗
乃風俗皆王政之大而足食足兵又今日
所補敝之不暇有危懼之久何擇于王伯
四則下有輔治之臣是故道易交而志易
行也昔之人臣
教化爲喻以誠
作哉何卒混爲
道則可以行王
有父母天下之心
王者之民勞之而
相安相養而莫識
其所朕甚樂之其
王道有素矣其謹
以事其君固有以法天立道爲對以饑渴
公道爲佐治之具者夫豈不知尊上而抑
塗而莫之能正也後之論治者有言盡天
又謂有內聖之德則有外王之業又謂必
乃爲王道當以和者爲不易之論歟朕聞
不怨利之而不庸遷善斂德而不知其功
其力士遠于朝民和于野萬物並育各得
慕之何施何爲而可以臻此子大夫明于
著于篇朕將擇而行之

臣龔用卿

臣對臣聞帝王之
爲治之大用存乎
御天下也有爲治之大用有出治之大本
道出治之大本存乎德德存于心而爲道

之所以立道遵於政而爲德之所以行何謂德必其蘊諸心
思者一本於誠而無矯偽之雜何謂道必其施諸政事者一
出於公而非私小之圖故有是德斯可以爲純王之心有是
道斯可以爲純王之政德以本之道以行之則身居於九重
之間而化行于裨海之外充塞溥遍之功以成而於變時雍
之效以著矣自夫王道不明於天下而世之言治者始爲一
切便安之術其推之已也則無本而易窮其及于人也則有
限而難久心其心而非王者至誠之心政其政而非王者至
公之政則其治效之所就豈可以仰同于王者之道德哉於
戲此唐虞三代之治所以爲至而漢唐宋之君皆不是以與
于斯也欽惟
皇帝陛下天資英邁聖學日新既已具
聖人之德躬膺寶曆運際昌期又已得
聖人之時自
臨御以來五年于茲民安物阜道洽政治可謂極其盛矣方且
体道謙冲不以已治已安爲足也而乎
萬幾之暇進臣等于
殿陛賜
清閒惓惓於王伯之說且以統體紀綱人才風俗足兵足食爲
憂臣知
陛下有志于王道之大而陋伯術于不屑也真所謂
大有爲之君矣敢不採摭所聞以對揚
休命之萬一乎臣聞天下之道二王與伯而已矣其心本於誠
政出於公無所爲而爲者王者之道也其心雜于偽政出于

私有所爲而爲者伯者之道也王伯之辨不出乎誠僞公移之間而已矣嘗即是而求之羲皇而上玄風邈然不可追矣言治者莫過于唐虞三代言聖者莫過於堯舜禹湯文武是故堯以俊德達於詢咨岳牧之政而後有萬邦協和之休舜以玄德達於詢咨岳牧之政而後有四方風動之化禹以祗台之德達於修和府事之政然後地平天成之績以成湯以懋昭之德達於輯寧邦家之政然後兆民允殖之治以臻文王之所以怙肖西土者以其緝熙敬止而久有懷保惠鮮之政也武王之所以永清四海者以其建極敘倫而又有奠麗陳教之政也是皆本諸心者有大聖人之德而達於政者有大聖人之道推之而準動之而化故可以謂之純王若夫伯者則推之不本于德而不能存王者之心行之不由於道而不能爲王者之政如葵丘之會假名於尊王首止之盟假名於定嫡蒐田示禮而實非禮也存衛示仁而實非仁也有所因以爲功有所強而爲善其視王道譬猶桔槔之於雨露火之於日月其小大判然可知矣故曰誠心而王則王假之而伯則伯此之謂也然則欲求王道之大者豈可離道德而爲言哉嘗考諸邵雍之論曰三皇同道而異化五常同德而異教三王同功而異勸五伯同方而異率蓋皇與帝之存心立政固與王同特因時而異其號固非伯者以力假仁補塞罅漏者所可同年而語矣然又謂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伯蓋世變之趨其勢誠然也要之至于王則人事備極于伯則世道衰下伯一等則夷焉而已耳至若轉移之機實存乎人豈世道既降而終無可復之理哉三代而下稱善治者

曰漢曰唐曰宋就其優者論之漢文帝躬修玄默以德化民固賢君也其識賑貸罷築臺抑寵倖容直諫以几杖賜吳王以金錢愧張武庶幾于王則其致囹圄空虛刑措不用之效非徒然也唐太宗英明威武力行仁義固令主也其定田賦修府兵御貢獻謹刑一因于矢而悟治道增學舍而廣生員庶幾於王則其致外戶不閉道不拾遺之效非苟然也宋仁宗至誠恭儉始終如一亦仁厚之君也考其所設施者宥刑以不殺爲威財以不蓄爲富兵以不用爲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爲賢引輔臣而修治道親君子而礼大臣亦庶幾于王矣則其致慶曆之盛而臻四十餘年之治其固然欽究而言之則文帝之心未曾溺於黃老太宗之德終有愧于閨門仁宗之優柔卒不能制夷狄之橫蓋漢之治雜乎伯不純乎王者也唐之治雜乎夷猶愧于伯者也至于宋雖曰以仁厚立國家法最正然萬目未能盡舉是謂以弱政濟弱勢安可以語王道之大哉宋而後至于元則以夷變夏益可悲矣

上天厭亂篤生

聖人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續百王之舊服

太宗文皇帝安內攘外立萬世之否基其政之善心之純見於先民所傳者詳且悉矣臣請得畧舉其槩而言之綱紀不紊而內外有相維之勢統体有序而大小有相制之權恤民窮則有種桑之法有給鹽之惠重教典則有國監之規有學校之詳崇理學而人才無不正抑浮費而風俗無不淳覃政有條例也禮儀有定式也則統王之政不在是乎嘗經誦我

太祖之訓有云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于堯舜然觀其授受在允
執厥中又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使存諸中者無堯舜之心
欲施於外者有堯舜之治不可得也
文皇之訓有云帝王之學貴切己實用文曰允闡創之主其經歷
多謀慮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不
忘也是皆所以爲運用推行之地則純王之心不在是乎
列聖相承孟隆繼述百五十餘年以來道隆化洽政善民安悅服
之誠著于遠邇尊親之念徧于華夷純王之化固無間矣
陛下嗣承
大統嘉靖中
登極一詔與民更始所以遵
祖宗之法而守帝王之道也然求其道不可不知其德守其法不
可不知其心臣伏讀
聖制猶慮夫王政之未能無弊王化之未能有成其志蓋已勤矣
而臣竊恐
陛下于德之修者或未盡純心之存者或未盡實則弊政豈能盡
除而化成之效豈能以遽致耶臣請得而畢言之勸農桑雖
有官矣然所所不識勞苦之人情遊惰多荒廢之業以繭絲
先保障而徵求極其無錙以撫字後催科而追促急于星火
求其如蠶遂之勸民種植召信臣之修渠灌溉者果何人哉
是無怪乎衣食之益困也飭武備雖有條矣宗精銳者私役
于權門老憊者備數于行伍草場歲爾悉無房閣之供應芻
豆月給咸歸將領之筐篋求如李牧以市紐擊士种世衡以
銀鈎教射者果何人哉是無怪乎營伍之不充也以士風言

之尚激直則以忠厚爲迂濶務浮誇則以孝廉爲遲鈍孰知
新法之行程子以爲慨聖德之詩范公以爲憂乎則流風相
高不免于太激者理所必然矣以風俗言之峻宇雕墻民庶
僭公侯之分華衣美食禮儀無上下之章孰能蔬食布衣師
毛圻之儉減騶省樂畏楊綰之清乎則雖守禮之家亦不免
于侈靡者勢所必有也儲蓄之政雖嘗講也然督理之使更
代不常賞罰之典因循不舉簿書空存出納之數倉廩或無
顆粒之收是以一遇水旱而民之瑣尾流離者不能無蒙袂
之恥備禦之策雖未忘也然屯營之地棄爲汙萊任戰之兵
役于鈐閣又藉之逃亡過半民運之積欠甚多是以一有警
報而將之倉皇告急者不能無倚予之困夫此六者固皆王
政之大端今日之急務臣愚以爲欲勸農桑則當擇良吏以
爲之牧欲飭武備則當選良將以爲之帥欲正士風則當崇
德行之科欲厚風俗則當嚴喻制之禁欲廣儲蓄則當平社
倉之法不可以不舉欲固邊防則屯田鬻鹽之令不可以不
修然又必君臣上下同志一德各任其責而後王道庶幾可
行也臣歷觀前代見上有願治之君而臣不能將順以成之
則悲其臣見下有輔治之臣而君不能推心以任之則悲其君
聖策所謂明良相遇道易交而志易行也斷乎不易斯言矣以
漢唐論之董仲舒之對武帝嘗以王者當法天立道爲言魏
徵之告太宗嘗以經亂之民愁苦易化如饑易食渴易飲爲
言諸葛之佐昭烈又嘗以開誠心布公道爲本蓋皆庶幾王
佐之才也然論治雖切莫挽江都之行納諫雖勤卒有仆碑
之憂籌策雖紓而不能復漢祚于既衰果可以爲明良相遇

年以來論之經于謀孟天道則可行王道則良佐何多王之
功聖人之能事有內聖之德必有外王之業孔孟義道也相以
安世天下為王道不能推文王之心于百姓河之王道可乎
孟子答齊宣王道之言也然治堂之稱作而其道不用于時偽
虛之說盛而其言不聞于上又可以為明良相遇乎是知王
者之政必以道為之用王者之心必以德為之本使衆之若
能用明經義而行其言則德澤流傳遠立三代之治未必不可
復興而情其不能然也良伏讀
聖策之詳又有垂意于王者之民至德之化且曰何德何為而可
以臻此欲臣等詳著于篇而又寬之以
朕將按而行之之一言是專責而使之言也臣敢不竭一得之
愚以為

陛下告我天
陛下與殷志于王道矣而又曰信知聖學明盡之不假有文案之
又何擇于王伯哉何其先後顛倒而好尚不一也臣是以為
行命道而命行王道而王其本在
陛下之一心誠實不誠之間而已心苟誠矣而不能行王道者未
之有也心苟不誠矣而能行王道者未之有也臣願
陛下力學以養其心持家以存其心親近君子以輔持其心不接
遠佞人會經清明之日而受為養于
深宮閒燕之中不使放肆于逸樂之
聲色之嗜深性之嗜奇巧之
之思不以為其心論仙佛老之事不以亂此心便嬖之言詞
甚不以為此心土木遊畋之

不以移此心而又遠邪佞邇忠直畧小利納遠猷審時宜以
立政定
國是以保邦信遠猶之爲恭思儆戒之可樂如堯之兢兢如舜
之業業如禹之孜孜如湯之慄慄如文之亦臨亦保如武之
毋怠毋荒若然則心誠而德可修德修而道可立道立而政
可舉由是民富而邦本固矣財豐而國用充矣士習正而廉
耻之節興矣民俗厚而礼素之風還矣蓄積日多而天灾無
足患矣邊防日固而外侮無足虞矣凡天下之政有出于數
端之外者皆不足以屢
聖心之憂將見天地位萬物育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
陛下之所至樂者于是可遂矣苟心焉不正而欲行王道以望數
者之效是猶操危檣而航大海垂敝輪而走長途求之愈深
望之愈遠豈不難哉臣學不足以稽古識不足以通今然聞
之昔人人主聞求賢之路必將有聽言之實人臣遇得言之
秋不可無獻言之誠懷此念而耿耿于中者久矣迂疎之見
幸因
明問而發焉惟
陛下留神省覽倘以爲可採而施之于治則
祖宗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己丑科嘉靖八年

皇帝制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其端不可槩舉特以大者論之在乎知人安民二者而已夫知人則哲必能官而任之安民則惠必使匹夫匹婦各得其所雖然堯舜尚于此猶難夫豈後世所能及也朕本藩服仰承

天命入奉

祖宗大統朝夕戰兢不遑寧處何自即位以來災變頻仍旱潦相繼歲復一歲無處無之生民流亡朕甚恐懼此非朕官非人以虐民歟或賢與不肖進退倒置歟或勸懲之典而失其宜歟抑爲我選任者而失公平之道歟夫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非民不聊生而

天垂深戒者如此何歟至于內有盜賊之擾外有戎狄之患此亦

爲民之害者民爲邦本而使饑寒困苦流離死亡至于如此
邦欲安而得乎朕雖保邦安民之念求其所以實無一得朕
欲俾災沴潛消民生生堵盜賊息邊方靖財充而食足不知
如之何可以臻此特進爾多士于廷爾多士明于王道有日
矣且目睹時艱豈無真識的見以匡我者當悉心吐露推衍
所以于篇朕當勉爲親覽焉勿諂勿憚勿泛勿畧庶副朕意

臣羅洪先

臣對臣聞帝王之致治也有覆天下之仁而以不費爲施有
周天下之智而以不勞爲用施之溥而後順時鼓舞之權行
用不勞而後憲天聰明之實著得契聰明者存乎誠誠無疑
矣妙鼓舞者存乎變變無方矣無方而顯作用于旁行仁之
發也以天下之才盡天下之故得天下之故神天下之化夫
何費之有無是然而別賢否于不遺智之運也以天下之公爲
一已之度廓一已之度定天下之情夫何勞之有是故誠以
基智智以廣仁仁以盡化化以格天天順而時化和而理仁
廣而通智睿而辨非夫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者其
孰能與于此故仁而不得其要必疎陋而文勝智而不本于
誠必穿鑿而術煩文勝之弊泛而要效術煩之弊雜而不明
天下之事廢者多矣是故帝王存之爲理要之原舉之爲易
簡之善不以察爲明不以私爲惠蓋其所孰者要其所尚者
審故也是以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氣化太和災殄不作其上
下一貫之理顯微無間之機乎是故仁智合德之謂聖志氣
交感之謂通天人同歸之謂治是說之不明也亦久矣古人
之言曰上有好言之君則下必有盡言之臣又曰益智廣德

莫善于問乘事演道莫善于對臣愚恭遇
陛下精明納言得其時矣觀時勢之故究帝王之本極理亂之說
廣德業之規臣非其人也而竊有志焉敢不敬遂其畧以對
惟天生民不能無欲欲之不制亂之成也苟非至德大道不
行故夫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兼乎三才足以
合倫盡制者謂之天子故曾總明為元后而佑下民作之君
師子夏問孔子以民之父母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一
人而安四方者君也是故天者立君之命者也君者立民之
命者也哉成之道輔相之宜所自成也與禮之喪命討之權
必有歸也安民非君之責乎勢一而後定于義職分而後詳
于仁是故惟王建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立民極也樹后
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以奉天道也此則共濟之義大公之

制也官人非君之助乎然地遠則德未易徧情異則化未易
行求萬姓之咸休難得也聽言則易于揆情盡實則幸于廣
容求九德之咸事難得也然臣嘗求之矣四凶之惡未著也
堯不逆探其奸元凱之善未著也堯不責備其用是道也其
知人之要乎黎民敏德在臣下之克艱帝力不知由官師之
翕受是道也其安民之要乎然而當時病其難後世忘其守
豈非誠僞之別而治忽亦因之歟仰惟
陛下即位以來致敎求理敬慎夙夜不遑寧處求直言以廣聽納
除冗役以止蠹害謹薦辭以簡任使嚴章法以辨優劣其子
官人可謂謹矣免雜租以重民命發餘幣以蘇時艱減貢獻
以節浮費明寃獄以示平反其子撫民可謂審矣是宜海內
興富足之歌天下樂有年之頌朝著極相讓之休郡邑向承

德之美而保徵異集喜氣暢矣夫何近年災故迭興旱魃爲凶千里相繼流殍損苗逾時不正白虹示警坤象下震星變上現霾氣四昏夫天人之應自古不誣氣數之說匪經之訓故曰聖王在上日月不蝕雨暘不爽雨雹不爲災一氣之流行故也今也仰觀晷度俯攷機衡豈惟

陛下慮之在臣亦且疑之矣然延詢博訪備察遠聞民之困也倉廩無卒歲之儲田里無口分之業耕獲未已而稱貸復行亦有收不以時如蘇軾之所憂者矣播種以施而券契亦行亦有欲承其死如陸贄之所憂者矣南則病于稅產之虛北則病于夫役之擾至于災異之地猶失撫字之方粟烈不免于

鴻雁野誰飼夫蒙袂是以流離載道載相嗷嗷攘刼爲生益爲糜敗邊釁屢起積骸在野夫天心之仁靡不欲其相安以生而民之同收乃視其轉死而不救知人之道可不重省乎哉

陛下既深思而歷言其弊矣臣也復何所言惟

聖問有曰官非其人以虐民臣不敢謂無是也蓋古之仕也祿不計其厚薄職不計其大小惟以盡分爲心不以年數爲限今也上無責成之心下有苟安之計善政未必行能聲未必著是安得不以利爲利也

陛下有以處之乎

聖問有曰賢與不肖進退倒置臣不敢謂無是也蓋古之仕也進以實德不以空言故靜言如夔不得長奸有能如鯀猶謂方命今也任其論說無以考其素行取其才藝不復校其道術是安得不以不肖爲賢也

陛下有以辨之乎以勸懲言之若日有日成月有月要歲有歲會故不紊也今給由之制足以擬之否乎是賞罰無可稽矣以選任言之古之舉用也官長舉其屬親怨無所避故以情也今資格之限亦有避嫌者乎是公平有所礙矣四患不除則庶理不得庶理不得則群賢不登群賢不登則處置失宜而百姓無賴是故潢池多弄兵之警緣邊無固守之防以此立國則國體不泰以此制民則民紀弗寧是故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信乎感應之道察乎機緘之萌是安得不來

宵旰之憂而切多士之問也然臣以爲知致獘之由則必有救獘之方病化理之衰則必有更化之道毋亦于知人者而加之意乎臣亦不敢徇近世苟且之見習熟之說以負

陛下之誠意請揆其本而論之夫天聰明聖意憲古之訓也然天之聰明不可度也有德則降祥否德則降殃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因其宜而未嘗有爲也各適其用而未嘗有心也山澤之廣大汙疾之納藏而未嘗蠲容也視于天道可知君人之度矣舜之大智也在隱惡而揚善禹之大智也在于行所無事是故虛心以應之則得失自別下邑以侍之則狡偽獻誠聖賢改過不言絕德必察其微中才豈免必摘其短尚何自新不與其往不必徧物是故水平則妍媸必見也衡平則輕重自倫也必以形迹覘人則不可以盡人必以法制繩人則不可以服人而況在人之心實爲至神上之好惡靡不審上之情偽靡不知示之以誠猶恐其偷示之以詐弊將安極已未信而欲人之信已不可得也人之弗信而欲惟意之從

亦不可得矣可不戒哉雖然此其本也槩舉其端則端育在
可以不端也選舉不可以不慎也考課不可不精也欲端教
育在于正道術之習嚴考校之賢欲正其習則
祖宗所謂一以記誦為能卒無實用者可戒也欲舉其師則
祖宗所謂必求端人正士以為模範者可行也敦本而尚質先德
而後藝如是而教有不成乎欲慎選舉在謹資格之弊崇德
行之科謹資格也則當儆裴光庭混淆之失崇德行也則當
考程頤薦達之議而又正奔競之風重廉耻之鄙如是而選
有不當乎欲精考課在久賢能之任明賞罰之權久任則社
恕所謂以親民長吏轉有郡守有績則進爵加職者可法也
明權則傅瑕所謂君忘定国體崇而後可責其成者可取也如
是而課有不精乎然而數者之要非秉聰明之德不能行憲

天之說無亦所當留意者乎既得知人之說則安民者舉而
措之耳然道有升降政由革俗法不變則道不融制不更則
化不顯兼以時久則窮事煩則弊守其故則滯而不通反其
原斯順而可達是故新民之耳目不可無作倦之道一心志
之趨向不可無檢制之法正月之布象和法以歲變者也刑
罰世輕世重以世變者也時未至而不守常則至于扞格時
已至而不用權則至于膠固故觀其機會反其理要以此為
官人之法固足以盡其才能以此為責效之規尤易于底績
矣雖然此其本也槩舉其端則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
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法曠土隙田之未耕晁錯之所憂
也鑿溝灌渠之有法召信臣之所行也因旱得兩而
皇祖無憂其復苗乃免田租今則雖有善政視為彌文多矣無亦

以實意行之乎陝西告饑請票而
皇祖陪其賚予且令速發今則雖有急請稽遲歲月久矣無亦以
便宜處之乎田無定分富貧不均畧爲防制可也稅有巧計
虛實莫究加以清量可也禁侈靡之風而民自足黃霸之意
政也豫儲蓄之備而歲不饑朱熹之良規也然而數者之要
非達變易之宜不能行順時之說無亦所當致省者乎順時
以行則賢才無掣肘之虞任人以公則閭閻有切實之效遂
飽煖安逸之欲而無飢寒盜賊何從生乎蓋不但如龔遂之
治渤海也得撫綏攻戰之備而無敗衂夷狄何由至乎蓋不
但如趙充國之在湟中也生之有道用之有節積之有備取
之有制財用足而衣食富又不必刘宴之取予而後爲善計
也又何患乎

天心之不格災患之不潛消哉然聖問于終篇允有真誠的見明
于王道之說以誘愚臣之言而且戒諭畏之弊見有以知
陛下求治理之切廣謀猷之陳上嘉下樂之至情矣臣復何所顧
忌而不盡哉蓋聞
祖訓有曰一民未安猶爲未仁一念未誠猶難格天
又曰人情遇祥則有驕心遇災則有懼心而懼心生者治之基
也嗚呼其殆天之交始終之義安危倚伏之機乎今
陛下遇災而懼因變而警歸過于已加念于民是心豈有二哉此
競業萬幾者也寅恭和衆者也知人安民之大原也萬古虛
靈不昧之幾也今之災變即潛消也心之敬戒無時可止息
也孔子曰爲政在人即知人之可以安民者也取人以身即
知人之本乎憲天也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也者即今日敬

戒之心也是心也是理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人生得之能使天下和平是故無有內外無有遠近加以意必即非此心加以固我即非此心所謂混然與物同体者也其得失不假外求雖思慮爲乃所自得靜而養之而未始有物實淵深也動而慎之而未始不足實溥博也故一念之覺即爲誠一念之放即爲偽達于此爲大智突于此爲大勇而飾外之說不足惑之矣順之而運用也乃爲周流之妙失之而襲取也乃爲執一之行而似是之說不足動之矣以此窮理則中有主而不雜于二三以此親賢則任必專而不疑于可否以此爲裁制宰物之柄則擬議而不窮以此爲事天治民之本則恐懼而不弛此千聖之學也百世之經也亦愚臣終身學之而未能者也程子言告君者曰夫鐘怒擊之則武悲擊之則哀係所感而入也張子之言曰試言乃事君第一義不可有欺臣之微誠何足爲歉然亦不妄舉以陷于自欺竭蹶之虛有補萬一亦大聖之所不棄也惟陛下致審擇而力行之不廢幸甚臣謹對

壬辰科嘉靖十一年

皇帝制曰朕惟人君奉
天命以統億兆而爲之至必先之以咸有樂生俾遂其安欲然後
庶幾盡父母斯民之任爲無愧焉夫民之所安者所欲者必
首之以衣與食使無衣無食未免有凍餒死亡流離困苦之
害夫匪耕則何以取食弗蠶則何以資衣斯二者亦王者之
所念而憂者也今也耕者無幾而食者衆蠶者甚希而衣者
多又加以水旱蟲蝗之爲災遺情冗雜之爲害邊有煙塵內
有盜賊無怪乎民受其殃而日甚一日也國本朕不類寡昧
所致上不能參調化機下不能作興治理實憂而且愧焉然
時有今昔權有通變不知何道可以致雨暘時若災害不生
百姓足食足衣力乎農而務乎職順乎道而歸乎化予諸士

明於理識夫時蘊抱于內而有以資我者亦既久矣當直陳
所知備述於篇朕親覽焉勿憚勿慮

臣林大欽

臣對臣智識愚昧學術疎淺不足以奉
大問竊惟
陛下當亨泰之交撫盈成之運天下皆已大治四海皆已無虞而
乃拳拳于百姓之未得所爲憂是豈非文王視民如傷之心
耶甚大美也然臣之所惧者
陛下負聰明神智之資秉剛睿明聖之德舉天下之事無足以難
其爲者而微臣所討議復不能有所補益于萬一
陛下豈能以其言爲未可盡棄而有所取之耶
陛下臨朝策士凡有幾矣異時莫不光揚其名聲寵綏其祿秩然
未聞天下之人有曰
天子某日降某策問某事因某策濟某功者是豈策士之言皆無
可適於用者耶抑亦其言或有可適於用而未假採之耶是
臣之所懼也臣方欲爲根極政要之說明切時務之論而不
敢飾爲迂濶空虛無用之文以罔
陛下
陛下若以其言爲可信而不悉去之試以臣之策付之有司責其
可行則臣終始之願畢焉如或言不適用則臣有瞽愚欺天
之罪俯伏以待罪謹誠所其心而不辭也臣伏讀
聖策有以見
陛下拳拳以民生凍餒流離爲憂以足民足食爲急此誠至誠惻
怛以惠元元之念天下之所願少須臾無死以待德化之成

者然臣謂

陛下誠懷愛民之心而未得足衣食之道誠見百姓凍餒流離之形而未知百姓凍餒流離之實也夫

陛下苟誠見夫百姓凍餒流離之實則必思所以富足衣食之道未有人主忍見夫民之凍餒流離而不思所以救援之者未有人主救援夫民之凍餒流離而天下卒坐于凍餒流離而不可救者也今夫匹夫之心可形于一家千乘之心可形于一國何者以一家一國固吾屬也曾謂萬乘屬天下者有救援天下真實懇切之誠而顧不效於天下者哉是臣所未信也臣觀

陛下臨朝凡十九餘年于此矣異時勸農觸祖之詔一下天下莫不延頸以望更生然而惠民之言不絕夫口而利民之實

至今猶未見者臣是以妄論

陛下未見斯民凍餒流離之實未得足民衣食之道也臣聞之仁以政行政以誠舉王者富民非能家給而戶食也心政其焉而已矣夫有其心而無其政則天下將以我為徒善有其政而無其心則天下將以我為徒法徒法徒善者化滯徒善者恩塞心法兼備此先王所以富足人之大畧也臣觀史策見三代以後之能富其民者于漢得一人焉曰文帝當秦亂干戈之後當時之民蓋日不暇給矣文帝觀當可之坐于困寒者蓋甚于塗炭也育之以春風沐之以甘雨而恩然與天下為相休息之政而塗炭者衽席矣故後世稱富民者以文帝歸成康亦誠有以致之也然而文帝固非純王者之似焉猶足以尊稱于後世而況夫誠于王者而顧有坐視天下于

凍餒流離者哉臣竊謂今日
陛下憂民之心不爲不切愛民之政不爲不行然臣所以敢謂
陛下于斯民之凍餒流離而未見其實于足民之衣食而未得其
道者竊恐
陛下有愛人之仁心而未能如王者之誠怛懇至有愛人之仁政
而未能如王者之詳悉光明臣是以敢妄論
陛下而云云也然臣所望仁政于
陛下者非欲盡變天下之俗也非欲復井天下之田也亦曰宜時
順情而爲之制而不失先王之意爾已請因
聖寨所及而條對之
陛下策臣曰夫民匪利則何以取合弗矣則何以資衣斯二者亦
王者之所念而
憂者也今耕者無而食者衆蚕者稀而衣者
多又加之水旱蟲蝗之爲災游惰冗雜之爲病邊有烟塵內
有盜賊何怪乎民受其殃日復甚一日也此見
陛下病念生民之病深揆困乏之本而極思所以拯救之也臣謂
民之所以畊蚕稀而日甚其殃者游惰起之也冗雜病之也
若夫水旱蟲蝗之災則雖數之所不能無然君人之憂不在
焉何者恃吾畊蚕之具素修而無所耗則雖有水旱蟲蝗而
無所害臣聞有道之國天不能災地不能阨夷狄盜賊不能
困以恒職修而本業固倉廩實而備禦先也臣聞立國有三
計有萬世不易之計有終歲應辨之計有因時苟且之計萬
世不易之計者大學所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
之者舒者也故王制三年畊則有一年之積例之則九年當
有三年之豫終歲所入益足以自給而三年之蓄恒可以豫

待不虞如此者所謂天不能災地不能阨夷狄盜賊不能困

臣前所謂王者之政

陛下今日所方切求而欲勵行之者所謂終歲應辨之計者益生財之道未甚周節財之道未甚盡一歲之入僅足以充一歲之用其平居無事猶未見其甚敝偶有凶荒盜賊之變則未免厚斂重取以至於困敗而不能自振若此者蓋素備不修因時權設漢唐宋以下治天下之大率而非吾

陛下之所以奉天理物而深厚國脉者其所謂因時苟且之計者益平時之用以斂散於民者頗無其度而取民惟畏其不多用財惟畏其不廣方其無事百姓已不能自給迨其有變則不可復爲之計矣此則制國無紀潰亂不時蓋昏亂衰世之政焉蓋臣前所謂起於游惰病於冗雜之弊亦畧有同於是

陛下今所方欲改轍而易海內之觀者臣謂今日游惰之弊有二冗雜之弊有三此天下之所以長坐於困乏而志士至今憤惋而嘆息者也其所謂游惰之弊二者一曰游民二曰異端游民衆則力本者少異端盛則務農者稀夫民所以樂于游惰者何也蓋起于不均不平之橫征病于豪強之兼併小民無所利于農也以爲逐藝而食猶可以爲苟且求生之計且夫均天下之田然後可以責天下之耕今夫里閈之小民剥于汙吏豪強者深矣散食于四方者衆也大率計今天下之民其有田者一二而無田者常八九也以八九不耕之民坐食一二之粟其勢不得不困然而散一二有田者之業以爲八九自耕之養其勢未嘗不足議者病游民之衆也或有逐商之說然臣以爲游民之固本于不得已也而又無所變置

而徒爲之遂臣懼夫商之不安于商也臣竊謂今日之弊源已深更化者當端其緒而緩理之理而無緒勢將驅力農之民而商而又將驅力商之民而盜也天下爲盜國不可久其便莫若頒限田之法嚴兼併之禁而又擇循良仁愛惻怛之吏以撫勞之法以定其世業禁以防其奸貪吏以時其安緝游民其時歸乎若夫異端者蓋本無超俗利世之智而徒竊其臧額逃刑之利不工不商不農不士以自便其身且其倡無父無君之教于天下將使流風之未可已焉此其爲害甚明故臣不待深辨然臣竊悼俗之方敝也禿首黃冠充斥道路珠宮瓊宇照耀雲漢此風未爻效慕者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非所以端正風紀之要體也故臣

陛下嚴異端之禁斥道佛之說勑令此輩悉歸之農其有不如令者許有司罪治不赦蓋非惟崇力本之風抑具於教化之道此臣拳拳所望于

陛下之至意也其所謂冗雜之弊三者一曰冗員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員之弊必澄冗兵之弊必汰冗費之弊必省三冗去而財裕矣夫聖人所以制祿以養天下之吏與兵者何也吏有治人之明則食之也兵有敵人之勇則食之也是其食之者以其明且勇也其或有不明不勇者則非耕不得食非蠶不得衣何者無事而祿亦先王之所儉也今天下之吏與兵何如也臣非欲盡天下之吏與兵而不祿之也臣徒見任州縣者固有軟罷不升而坐祿者焉隸兵籍者固有老弱不勝而濫食者焉且入貲之途太多任子之官太众簡稽之責不嚴練選之道有虧臣是以欲於此輩澄且汰焉其所以去

冗濫而寬民賜者不少也若夫冗費之弊不能悉舉即其大而著者論之後宮之燕賜不可不節也異端之奉不可太過也上木之役不可不裁也

陛下端身以率物節己而居儉其于三者固未可議焉然竊見天下之大民物之众九州四海之貢尺帛粒米之賦山林川澤之利日夜合離以輸大倉可謂盛矣而國計未甚足以爲必有所以耗之者矣且夫上之賦其下者以一而下之所以供夫上者常以十蓋道路之耗漕輓之費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內府之百金民家之萬金也以百萬民家之資費之于一燕饗一賜予一供玩者何限臣故曰冗費在今日亦有未盡節者蓋臣聞之以天下所有之財賦爲天下人民之供養未有不足者特其有以冗而費之者則其勢將橫征極取天下不至于饑寒凍餒大敗極弊而不已臣讀史記見周文王方其受命之時地方不過百里而四方君長交至於其國其所以燕饗勞來之與不容終無然而當時百姓各足饑寒不病故民誦之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蓋慶之也傳至於其子孫以八百國之財賦自養一人宜其甚裕而無憂而民反流離困苦至于黃鳥此邦之味作焉臣于此見君人節己以利人則易爲功廣費以厚歛則難爲力臣是以拳拳以省冗費爲

陛下告也

陛下策臣曰固本朕不顯寡昧所致上不能參調化機下不能作興治理實憂而且愧焉此

陛下憂勤之言禹湯罪己之辭也然臣謂

陛下非徒爲是言也須欲勵是行也夫君人之言與士庶不同一
或不徵天下玩之後雖有美意善政人且駭疑不信
陛下往年嘗有恤農之詔矣然而天下皆以爲
陛下之虛言何者誠見其言若是焉而未見其惠也今
陛下復策臣若是焉臣以爲亦致憂勤之實而已欲致憂勤之實
須速行臣之言然臣前所陳者皆因
聖策所及條對要之所以振弊利世之道猶有未盡於此臣請終
之夫山澤之利本盡擊則天下固有無田之憂今夫京師以
東蔡鄧齊魯之間古稱富庶強國三代財賦多出于此漢唐
以來名臣賢守其所以興田利而俾國用者溝洫封澮之迹
猶存而今悉爲空虛茅葦之地此古人所謂地利猶有遺者而
陛下所使守此上者一切苟且應職而無能爲任此憂者此北人
所以長坐仰給於東南小有凶荒不繼輒轉溝洫而不能
自給以生者地利未盡也臣意
陛下莫若嚴其守令重選有力量才幹忠誠爲國之士使守其地
而專一以興田利爲事
朝廷寬其禁限聽其便宜而惟以此爲田利課則海內當有趨
過者出焉不數十年之後則江北之田應與江南顯可省江
淮數百萬之財賦而紓北人饑寒凍餒之急一舉而利二焉
大惠也
陛下能斷而行之大勇也或曰非不欲行也如東南異宜何臣請
有以析之夫今日所謂空虛荒廢無用之地者非向時所謂
富貴而所托賴以興起之本區區昔以富實今以荒虛臣誠
未喻其說亦曰存失人爾愚人許下之屯可見矣方稟祇爲

屯許之畫也當時亦誠見其落落難合洎其成也摠終賴之
眷粟數萬今天下之大又安知其無能爲蓋砥者乎臣是以願
陛下以此爲用利謀則山澤藪臣又聞之山澤不征市梁無禁王
者所以通天下大公大同之制也自漢棄弘羊以剝刻之術
媚上而征榷之法始詳歷代因之而不革太公之制未聞也
然臣終以此爲後世衰亂苟且之政今
朝廷之取民茶有征酒有榷山澤有阻魚鹽有課自一草木以
上之利莫不悉籠而歸之公其取下悉矣夫上取下悉則其
勢窮夫獸窮則逐人窮則詐今
陛下之民將許矣司國議者非不知其勢之不可以久也然而明
知其弊而冒之者誠曰國家利權之所在也臣以爲利不勝
義義苟未安利之何益況又有不利者在乎臣聞之王者所
以總制六合而正服民心張大國體者固在道德之厚薄不
問財賦之有無臣觀征利之說不出於豐大之國恒出於衰
亂之世纖纖然與民利者匹夫之事也萬乘而下行匹夫之
事則其國辱非豐大之時所尚也
陛下何不曠然爲人所難思大公之法去衰亂之政令天下之士
爭言曰惜乎漢唐宋不能舍匹夫之利以利人至我
明天子然後能以天子之大體鎮服民心焉
陛下何苦于此焉不爲也臣願
陛下息山林關市之征焉使大聖人所作爲過于人萬萬也若夫
悉推富民之術則平糴之法不可不立也常平之倉不可不
設也奢侈之禁不可不嚴也凡若此者史册之載可考
陛下可能舉而行之成典具在故臣不必深論之也由臣前所陳

而言之均田也撰吏也去冗也省費也由臣後所陳而言之闢土也薄征也通利也禁舍也田均而業學吏良而俗阜冗去而蠹除費省而用裕土闢而地廣征薄而息寬利通而財流奢禁而富益八政立而制備矣

陛下果能行臣之言又何憂于百姓之凍餒饑寒流離又何至於有盜賊之警又何患夫不順夫道而歸乎化哉通變宜時之道其或悉備于此然臣以爲此數者皆不足爲

陛下之難所患人主一心不能清虛寡欲以爲寬民養物之要則雖有善政美令未暇及行蓋崇高富貴之地固易爲驕奢淫逸之所是故明主重內治也故古之賢王遐觀遠慮居尊而慮其危處富而惧其溢履滿而防其傾誠以定志慮而節逸欲固寅畏而禁敝邪也故堯日兢

日業禹日孜湯日檢臣

以爲數聖人固得治心之要矣臣嘗讀漢書見漢武帝之爲君方其臨軒策士奮志六經也雖三代之英主不能過焉洎其中年多欲一念不能自勝公孫弘棄弘羊張騫卜式文成五利之輩各乘其隙而售之卒使更變紛然天下坐是大患臣是以知人主一心不可使有所嗜好形于外少有沉溺爲禍必大故願

陛下靜虛恬慮以爲清心節欲之本毋以深居無事而好逸毋以海宇平清而事遠夷毋以物力豐實而興土木毋以聰明英斷而尚刑名毋以財賦富盛而事奢侈毋羨邪說而惑神仙澄心正極省慮虛涵心澄則日明慮省則日精精明之運旁燭無疆舉天下功業惟吾所建者豈止以富民生足衣食而已哉臣始以治藝治法爲

陛下告終以虛心寡欲爲
陛下勉盖非有驚世絶俗之論以警動
陛下然直意以爲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盖欲聞凱切時病之說故畧取盡其私憂過
計之辭衆情所激誠不知其言之猶有所懼亦不知其言之
猶有所隱惟
陛下寛其狂易諒其朴直而一賜覽之天下幸甚臣謹對

乙未科嘉靖十四年

皇帝制曰朕思首自三代以來迄于宋終中間雖歷世有久近而
其君之歷年亦有長短要之皆自其爲君者何如耳但傳云
惟周之歷世最多國祚恒久然周之所以享祚久本于文武
之所積累亦後之繼承者能保持之耳上至夏商垂及唐宋
亦若是焉皆基之于先王德澤洽于民心亦繼之以嗣王能
盡持盈慎滿之道者也 洪惟朕
皇祖高皇帝代
天復世重肇中華建振古無比之功德朕
太宗繼述于草創之初
列聖遵承于大定之後百有六十餘載傳之于今朕以宗支方在
冲幼之年入承

祖位幼弱不才多昭災害于二氏茲奉
祖宗創造萬艱惕然悚懼朕欲長保洪業于無窮有隆弗替永
宗社萬禩之固保家國于世世之傳民得以遂生物得以適所如上
之良法要道朕心慕之思之不知何以得此敢進爾多士于
廷爾等蘊持既久王政事一開于懷可鑒所知以告朕朕將擇
而勉之欽哉

臣對臣聞人君所以致天下之治者法天而已矣所以保天
下之治者法祖而已矣善法天者善致治者也善法祖者善
保治者也不法乎天則致治者無其具不法乎祖則保治者
無其具如是而欲望天下之治善其始以成開創之功善其
終以隆繼承之譽祇見其難矣且古今言致天下之治與其

臣韓應龍

所以保天下之治者莫善于三代三代之治夫豈無因而致
哉蓋其始也思垂統之難而法天以立其極終也思則業之
難而法祖以守其成法天以立其極是故其始之也致天下
之治而不見其化之塞法祖以守其成是故其終之也保天
下之治而不見其法之弊相是而下歟乎無以議爲矣欽惟
皇帝陛下策士于
廷而以三代以後歷世久遠之故爲
問且及于創業守成之道誠
圖治之盛心也臣也竊伏草茅思見
德化之成久矣敢無言以對臣然讀
聖制有曰朕思昔自三代以來迄于宋終亦問雖歷世有久遠
其君之歷年亦有長短皆自其爲君者何如大哉

皇言其誠有見于治天下但[illegible]天下之極者矣臣則以為三代之隆盛者善法天而已矣善法祖而已矣後世之所以祚短幽厲其治之所以不振者不善法天而已矣不善法祖而已矣不善法天法祖雖

皇言之所未及而實

聖心之所獨見者也臣請本其大略而言之夏后之有天下也而貽子孫者以典則商之有天下也而肇修者以人紀周之有天下也而正顯之謨丕承之烈咸正無缺矣夫典則也人紀也謨烈也何者而非致治之法則亦何者而非法天之道其後世之君如啓之敬承繼禹之道也如太甲之處仁遷義高宗之恭默思道也如成王之所其無逸宣王之側身修行也夫其繼禹之道也其處仁遷義恭默思道也其所其無逸側身修行也何者而非保治之去則亦何者而非法祖之行夫其創業之主與其繼世之君所以致治之盛保治之隆其道有如此者歷世之所以永久此其基也自是而降言曰祚之久長者莫盛于漢然不事詩書而安馬上之習挾詐御臣而啓雜霸之治其如天之道何創業如是則守成之所以不善其終如元成如桓靈者無惑也亦莫盛于唐然脅父臣虜而大義之不明推刃同氣而失親之有乖其如天之道何創業如是則其守成之所以不善其終如天寶如建中者無惑也亦莫盛于宋然受禪非正而繼世之不明崇事姑息而武功之不競其如天之道何創業如是則其守成之所以不善其終如紹聖如靖康者無惑也夫開創于前者不知所以法其天則守成于後者亦將何以法其祖是以歷世雖久而治不

古石也

聖問及此得非有慨于漢唐宋之治之弊而欲復三代之舊矣乎

然三代之治純矣而

聖意尤重有感于成周之盛顧以傳之所稱歷世最多傳作恒久而推本于文武之所積累者爲言上以例夏商之治所以久而下以例漢唐宋之治之所以弊臣又于是而仰探

聖心之所蘊尤有慕于成周之治矣夫周之有天下也自后稷以來其君子則焦勞于外以躬稼穡之業其后妃則焦勞于內以躬織紝之勤爲絺爲綌服之無斁葛覃之所以詠也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邠風之所以歌也周之有天下其恤民之心勤民之事顯如此則德澤之洽于民者誠深而嗣王持盈慎滿之道亦不容外厥五以爲法者也夫其始之創業也以天爲心而以民爲心故其終之守成也以禮爲心而以夫爲心

聖問若此其亦心是心矣乎臣以爲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陛下心其心矣而欲有以法其法不必遠有所慕法乎

祖而已矣蓋我

太祖高皇帝之興也代

天復世重造中華舉天下被髮腥膻之民而歸之衣冠禮樂之盛是誠振古所無之功德也

太宗繼述于草創之初

列聖遵承于大定之後重熙累洽百有六十餘載振古所無之治化也今我

皇上以精明純粹之資
剛健中正之德因天下之心以理天下之政治化之盛比隆唐
虞三代而上之矣而猶不以至治之盛自滿臣伏讀
聖制曰朕以宗支方在冲昧之年入承
祖位幼弱不才多招災害于民夫災害之相宋堯湯所不免臣不
敢謂無是也然以災害之招而謂不才所致自咎者謙亡之
志耳董仲舒曰天心仁愛人君則出災異以警動之惟
陛下益修厥德以格天以安民可也若曰災害之招　然之數則
公孫弘之諛非臣之所以事
陛下也
聖制又曰茲來思
祖宗創業萬艱惕然悚惧欲長保
洪業于無窮且欲使民咸有以遂其生物咸有以適其所而求
良法美意可以行之當時垂之後世者顧臣何人而當
大問然臣竊聞之臣賢于君則輔君以所不能臣不賢于君則
將順以承休德臣也遭遇
聖明亦順承已耳復何言哉而臣猶惓惓以
法
祖爲獻者蓋我
皇祖之所以致天下之治者法天而已矣何者心者必之所以與
我者也我
皇祖規心有亭以事心也民者天之所以視聽者也我
皇祖恤民有章以勤民也凡如此類無非緣法以致治則亦無非
因天以立法是皆

皇上敬一有箴四箴有註即
皇祖之所以事心也
親耕有郊親蠶有至即
皇祖之所以勤民也法
祖之善卓哉無容議矣區區草茅之見其親何以仰禪
聖德于萬一乎臣竊聞之民之所以遂其生者在厚其生而已矣
物之所以適其所者在順其性而已矣寒而不虞其衣饑而
不虞其食厚生之道也
今之民果皆厚其生矣乎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
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順性之道也
今之物果皆順其性矣乎昔虞舜命棄以播時百穀正慮夫民
之不遂其生也命益以若上下草木鳥獸正慮夫物之不遂
其所也
今之在位者多矣果皆如棄如益之臣矣乎若猶未也惟在
皇上節費以裕天下之財慎動以端天下之極明法以立天下之
紀懋德以召天下之和虛心以用天下之賢闢聰以納天下
之言明目以祛天下之弊則萬民自遂其生萬物自適其所
而天下之化成億萬載無疆之業端在是矣然其要則又在
于無斁蓋天之行也健而不息故能成其大日月之行也運
而有常故能溥其照恃
皇上奮天道健行之勇
普日月久照之明勇以致其決明以察其幾不以始勤不以終
忘不以暫勉不以久忘則
皇猷允塞而法

祖法

天之心創業守成之道無舉而無遺矣此非臣之過爲是言以警
陛下也居安者易危處平者易傾人之情也故臣敢爲是言也臣

冒瀆

天聽不勝戰慄越之至臣謹對